

文学是伤口长出的翅膀

我读史铁生

□ 朱凤英

21岁，因腰腿病双腿截瘫；
30岁，肾病造访并流连忘返；
38岁，肾病密谋成尿毒症，靠隔日透析维持生命；
59岁，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。

被种在床上，职业是生病，业余在写作，是他对自己磨难一生的调侃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史铁生。

《我与地坛》是他的散文集，是他倾情谱写的一首充满痛苦和人性哲思的乐曲。该曲谱上，演绎着《我与地坛》《我二十一岁那年》及《扶轮问路》等12篇华美乐章，语言充满张力，行文渗透痛感，低沉沧桑浑厚圆润，又不乏高调引吭。一咏三叹，读来令人荡气回肠。

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，就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。可结果，没有死，也不能走。21岁，正逢意气风发、大展宏图之际，史铁生遭遇大鹏折翼，患病并双腿截肢。从此，懊丧、颓废、恓惶、哀怨、沉郁、不甘，像一张绵密的大网罩住他，让他不能自拔。

于是，他摇轮椅至地坛，寻找灵魂栖息地。

他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，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，思考人生。想了好几年，终于悟得：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而后，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下，我开始想写点儿什么。握笔与命运抗争，他《扶轮问路》，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有了一个方向。

努力者，天不负。

多年后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他的近60篇著作相继问世，近20篇斩

获优秀短篇小说奖、鲁迅文学奖等多项大奖，多篇被拍成影视剧。散文《合欢树》《我与地坛》《秋天的怀念》和《第一次抱母亲》入选小学、初高中语文课本。身残志坚的他，作品中释放着对生命独特的理解与体验，虽已离世，却在读者心中获得永生，像一颗恒星闪耀天际。

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！谁能相信，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！《扶轮问路》中，年近花甲的他自驱电动轮椅爬上昆明湖畔万寿山时，发出如此感慨。一语双义，曾几度颓废的他不仅扶轮问出了一条文学之路，还爬山、出国，收获了爱情。

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，世界让我遍体鳞伤，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。这句话正是史铁生的真实写照。文学是他对苦难生命的一种救赎，他用生命伤口长出的那双翅膀从泥潭中喷薄而出，鹰击长空，在我国文坛搏得一席之位。

文学给人的力量由内而外，犹如源头活水，既支撑人生，又重塑灵魂。对成就如史铁生者如此，于我这个普通文学爱好者亦然：我深感是文学拯救了我。

我家乡白虎堂，是久负盛名的穷乡僻壤。幼年时，母亲在我心里根植了一颗不屈的种子：凤儿，攒劲读书，走出大山才有好日子过。伴随母亲的笑影泪光，那颗不屈的种子在我体内扎根结果。经不懈努力，17岁时，我考上中师，端上了铁饭碗。工作稳定，婚姻幸福，女儿聪明。自在惬意的我，忽略了自身心灵成长，工便吃五喝六与麻将为伍。

可天不遂人愿。女儿绊倒在青春

叛逆期，以历年来最糟成绩惨败高考。屋漏偏逢连夜雨。与此同时，更年期综合症偷袭了我，盗汗、失眠、乏力，身体亮起红灯。更糟的是，工作也深陷泥潭。每至深夜，我的心如丧家犬四处乱窜，无处皈依。

我的人生遭遇了滑铁卢！

不曾想，数月寐寐难安后，诗词为我执了一盏灯。

我翻开女儿曾诵过的书目，欲在诗词王国里寻觅黄金屋和颜如玉。迈入不惑之年的我，像农民耕地般啃噬诗词，让心灵步入新的成长期。读、抄、背、吟、默写，闲暇与诗词胶着；作文辅导、心理咨询、甚至很冷门的鬼谷子智慧等课，我都学得有滋有味。我沉迷在知识的海洋里，成了一块拼命吮吸营养的海绵。

四年时间，我将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宋词三百首》《毛泽东诗词》《红楼梦诗词全解》及《一生必读的经典诗词三百首》悉数收进脑海。然后，我尝试与自己对话、写作。在写作中寻找自我，把迷失的自己重新找回来。

不曾想，数年晨昏执着后，文学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

我坚信勤能补拙，笨鸟先飞。一个个夜晚，在暖暖的灯光下，我静静地与书中一个个灵魂对话，与自己的精神对话。在阅读与写作中品味人生，向前辈请教，与文友探讨。果然天道酬勤，我的《烙铁画之恋》等数十篇文章发表在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报告文学》《今日女报》《湖南工人报》《张家界日报》等报刊。2019年成为毛泽东文学院第十八期学员。新

中国建立七十周年征文赛中，《飞出峡谷外的梦》《扛在肩上的时代记忆》分别斩获国家和市级一等奖。《打通白虎堂》入选市级脱贫攻坚优秀文艺作品奖。当我捐出8000元奖金，助力新冠疫情抗击时，众多赞许的眼神，让我犹如晚睡前啜饮一杯现冲牛奶，暖煦甜润。更欣慰的是，女儿奋起直追，跨学校跨专业考上了研究生。

如今，近知天命的我，在全区建党100周年美术、书法、摄影展上，摇身一变成为解说员；在上百人的跨省旅游推销会上，我豪情满怀宣讲家乡美景。我浑身勃发着一种力量，是儿时，母亲播种的那颗不屈的种子又复活了！

想当年，我这个牌迷，精神荒芜生活委顿，几度沦落为麻将桌上的么鸡。不曾想，挫败、磨难搅成泥潭，发酵成了我人生成长的助推剂。如今，随笔、阅读、日记、听书，像一株株绿植、鲜花，葳蕤在我的心之路上。当有幸读到《我与地坛》后，我讶然悟到：文学是伤口长出的翅膀，是有着深厚内涵的：我不也在人生的伤口上，借助文学长出了一双翅膀，令我飞出人生黑洞的日子，翱翔于阅读与写作这片美丽的天空吗？

也许，冥冥之中，人的姓名与自身命运是有一种契合的。史铁生，铁生，人具有钢铁意志，又何惧疾病的打击？而我的乳名叫凤儿。凤凰，凤凰本身就得涅槃呀！

秋风送爽品菊香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菊花，花中四君子之一，高风亮节，秀丽淡雅，亦有吉祥、长寿之意。历代画家皆喜用画笔来表现菊花的美好。本期请欣赏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师吴昌硕的菊花作品，让我们在大师独特的审美意境中，品菊花的逸气清香。

吴昌硕，初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字昌硕。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，后海派代表，与厉良玉、赵之谦并称“新浙派”的三位代表人物，与任伯年、蒲华、虚谷合称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。他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为一身，融金石书画为一炉，被誉为“石鼓篆书第一人”“文人画最后的高峰”。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，亦偶作山水。并受任颐、赵之谦影响，兼用篆、隶、狂草笔意入画，色酣墨饱，雄健古拙，亦创新貌。其作品重整体，尚气势，富有金石气。讲求用笔、施墨、敷彩、题款、钤印等的疏密轻重，配合得宜。



书与人生



物语偶拾（三章）

□ 杨万淮

蔚菜

儿时，余之家乡无此菜，故无缘得见。余初识此菜乃二〇一五年，彼时余租住长沙暮云镇一农家小院。小院颇美，后有一池塘，清波粼粼，还有菜地亩余，女儿栽下此菜，渐长。余视之，茎如薯藤，叶如薯叶。此菜不怯涝旱，渍之水，其叶绿油油，旱之十天半月，其叶亦绿油油。余常瞻之，其佩服欣悦之情油然而生。此菜稀植，可密植，亦可。即使生长如地毯，盖地无隙，亦不虫，不病。蔚菜，吃叶，味如薯叶，软而有涎，亦可吃梗，梗切小段，放肉片，另放豆豉，小炒，其味可口。

蔚菜，春夏之时，形似牵牛。色多样，有白者，有浅紫者，有绛紫者，亦有白边而红心者。此时，站在一片蔚菜地头赏花，远望之，背景是一片青绿，花如繁星缀之于晴夏之夜空，美则美矣。或月下赏之，星星点点，加之虫鸣起伏，或如山雨骤至，或如群机逐纺，其间，蟋蟀几头，唧唧然，铃铃然，如琵琶短弦，洞箫不调。此时，灵感袭来，可得小令绝句。

余常想，蔚菜可吃，可观，若得四五棵，植之花钵，使之长绿叶，开美花，做盆景，亦应不错矣。

玫瑰

门前一玫瑰，手植约七年，大可拱把，四五月间则花，大若碗口，色艳如胭脂，路人过其旁，无不指点称赞。然，花期一过，叶则落，枝则枯，干亦不壮实，现狼狈之状。

其旁，女儿种南瓜三，瓜蔓渐长，遂缠绕并蒙络其上，玫瑰越现猥琐状。近来，天气久晴不雨，烈日当空，炎炎灼人。南瓜者，余家之蔬也，浇水泼粪，抗旱拯救之，乃余之责任也。余每次泼水浇粪之时，顺便泼一瓢于其蔸上。没料到，近期玫瑰返老还童，叶渐厚，枝渐壮，艳阳之下，枝叶披离，开花百十余朵，远望之，萼黄穰吐，淋漓簇沓，其色靓丽可观。

方知，玫瑰亦如人，尔对之好，它亦懂感恩，不余欺也！

壁虎

余家有菜地十畦，人六口，一年四季，食菜之事，全赖其地。故，余曝暑冒雨，劳作于此。

余老矣，姜公笑余，仗策一日三巡园，实则不止三巡。每日早起，不盥不栉，匍匐菜下，捕菊虎，芟地草，菜根底叶，虽数百本，一日必一周之。青帝，奖余勤劳，菜们噌噌上长，花红叶壮，瓜实垂垂，然，蝇虫嗡嗡的，不止吸其汁，且产其卵，瓜未熟，则已烂矣。每视此，余则牙根痒痒，恨不得食其肉，而寝其皮，然，抓之不易，何得于食？

幸有友人告余，有粘蝇球者，色黄耀眼，挂之菜园，日可粘蝇数百。余试之，果然灵验。

余之本意乃粘蝇也，然，有壁虎者，特想噬蝇。刚才巡园，发现一壁虎抱于球上，动弹不得。余上前施救，拔其腿，不脱，扯其手，亦不得脱，浑身与粘胶丝丝入扣，则已死矣。细审之，其眼睁睁，黑暗突出，直视于余，似有不平。

然，余亦何辜？粘壁虎，非余之本意也。蝇虫者，何其小，小者，死万亦不足惜。壁虎者，何其大，卧于蝇之上，言其高山，不足以喻其大，言其湖海，亦不足以喻其广。大者，足以使人痛而惜之。

壁虎之想噬蝇，无非以饱口福，或填肚囊，乃人之常情，勇于奔赴，勇气可嘉。然，螳螂捕蝉，粘球在后。人类之智慧有多少，世间之陷阱亦有多少。然，如壁虎者，可有父母教否？可有兄弟姐妹伴否？余问壁虎，壁虎已无言。余问苍天，白云悠游，亦无言。呜呼！壁虎今陨命于此，何堪以情。余于烈日之下等候多时，终不见其族类前来探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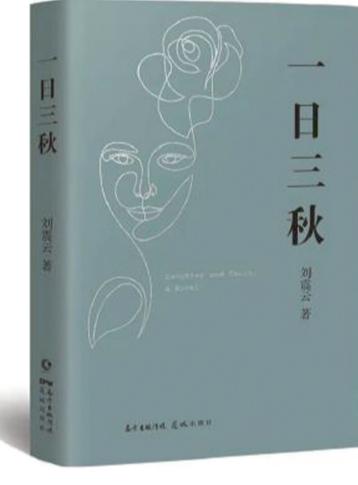
余具菜一碟，酒一盅，并祭文一篇。壁虎，尚飨，在那边安息吧，来世，要知道，世间粘球多，奔赴须谨慎！

（作者系慈利一中退休教师）

好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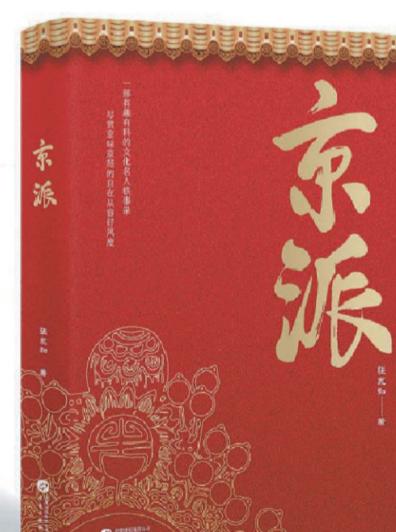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以文记流年》
阿来著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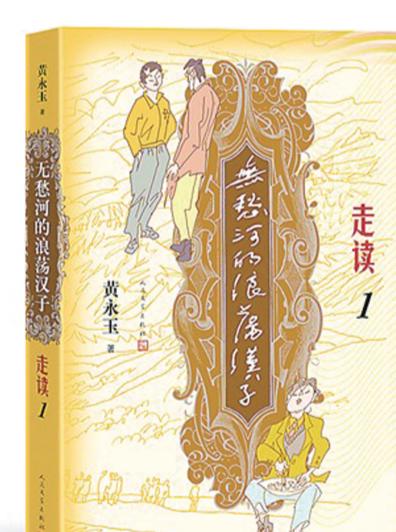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一日三秋》
刘震云著
花城出版社出版

《一日三秋》的出版，意味着刘震云亲手“抹煞”了被自己浪费掉或者说被影视与网络热潮影响的12年，回归到了自己最激动也最宁静、最喜悦也最悲伤的写作状态当中去。他想写一些悲凉的情绪，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，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。他的老练与悲伤，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故乡写作的限制，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。



《京派》
张永和著
华文出版社



《走读I》
黄永玉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该书是作家黄永玉上世纪40年代就尝试动笔的一部小说。2008年，85岁的黄永玉重新开笔，13年间陆续创作出《朱雀城》《八年》以及新作《走读》，合计260余万字。这部“长河”式的小说以作者的故乡及其童年少年时经历的人与事为原型，境界开阔，异彩纷呈，犹如一曲“流浪艺术家之歌”，充满了厚重的生活质感，引发关于生活尊严的思考。



读书有味

读书笔耕献余热

□ 田大金

读书写作是我一生中主要的业余爱好和乐趣，在职工作38年，利用业余时间写了数百篇诗文。1998年2月从工行张家界分行退休，经过认真思考，对晚年生活作了规划。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，以示自勉：

青春年华虽远去，读书笔耕仍继续。

稿纸当田笔作犁，老马无鞭自奋蹄。

西汉文学家刘向说，老而好学，如秉烛之明。宋代朱熹在《四季读书乐》诗中说，蹉跎莫遣韶光老，人生惟有读书好。我退休后，坚持每天读书看报2至3小时，每月写稿2至3篇。我重读了《西游记》等四部文学名著，先后读了《千家诗赏析》《历代爱国诗鉴赏》《千古绝唱》《唐宋元明清诗词曲》等20多部古今文学作品。为了与时俱进，更新知识，长期订阅了《中国老年报》《文萃报》《资料卡片》等报刊杂志。这些书报刊不断向我讲述中外古今的故事，大千世界的美与丑；向我展示欢乐与悲哀，成功与失败；为我提供优美的华章和名篇。它们任我品评；它们助我将晚开的花、迟到的爱、未了的情化作一片夕阳红；它们赐予我读书有味心忘老，书写人生第二春的勇气和信心，使我晚年生活丰富多彩，有滋有味，其乐无边。

爱国名将郑成功曾劝导人们“求学将以致用，读书先在虚心”。读书是学习求知，写作是学以致用，指导实践。我在读书过程中获得某种启发或灵感，就及时构思诗文的写作。1999年面临21世纪全球经济全球化的挑战，我写了《知识经济呼唤高素质人才》一文被中国经济出版社选入《中国知识经济文选》一书，引起有关部门对人才的重视。同年湖南金融文学协会征集金融文学作品，我投寄了5篇宣扬正能量的文稿，全部被采

用，入选《这边金蔷薇》一书，由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发行。2002年我创作了一首《怀念西柏坡》诗歌，被作家出版社选入《新中国从这里走来》一书，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。我常听到有些老年人发出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感叹，我反其意写了《何须惆怅近黄昏》一文，先刊发在《世纪风》杂志上，后被国际炎黄文化艺术出版社选入《当代中华老年智慧文库》一书。为纪念张家界市成立20周年，市党史办号召老同志撰写回忆录，2008年我写了《忆市工商银行创建与发展》一文，被选入《难忘的历程》一书，真实地记录了工行人艰苦创业与深化改革的真实历程。

2013年中国银行为纪念工行成立30周年，向退休人员征集亲历口述回忆录，我撰写了《创建发展中的张家界分行》一文，被工行湖南省分行评为三等奖。

为促进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，这多年来我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《张家界森林公园掠影》《天子山纪行》《天门山奇观》《茅岩河漂流》《重游宝峰湖》《地下迷宫黄龙洞》《贺龙故里行》《漫游金鞭溪》《奇丽壮观天平山》等10余篇宣传张家界景点的游记散文，提高了景点的知名度。此外，还先后在全国各级20多家报刊上刊发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诗联赏析等三百余篇（首），为扬善抑恶，丰富文化生活，构建和谐社会尽了一点微薄之力。

读书扬起生命的风帆，催人奋进；写作唤起生命的活力，促我老有所为。我今年虽已84岁，仍将继续坚持读书与写作联姻，与健康共进，在有生之年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文欢度晚年生活。